

# 余秋雨 的 背影

杨长勋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秋雨的背影 / 杨长勋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9  
ISBN 7-5360-3301-X

I. 余… II. 杨… III. ① 当代文学 - 散文 - 文学研究 - 中国 ② 余秋雨 - 文学研究 IV. 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5623 号

## 余秋雨的背影

杨长勋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1 插页 440,000 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301-X

I. 2776 定价: 2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自序：我为什么写余秋雨

我是先读到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然后才返回去读他的《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和《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的。

80年代的前5年，我在念大学，1年预科4年中文。这5年的经验是杂乱地啃了很多书，从《西游记》读到《鲁迅全集》，甚至别人进入新潮的观念年的时候，我还在面对着几十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发呆。那几年，包括9个寒暑假我都没有回过家。母校的相思湖畔真是个好读书的好地方。这种杂乱的广泛，使我至今未能在一个领域走到当代的前沿，但这又使我在整体知识结构上远远超过很多现在已经走红的人。

而那5年的教训，是把太多的时间用在翻读很多层次不高的书籍上，把太多的时间用在很多层次不高的课题上。因此，这5年虽然发表了一些文章，还在离校以前出版了一本近20万字的书，但今天想来，不论是杂乱读的，还是杂乱写的，整体层次都不高。我现在常把这个教训告诉我的学生，大学这几年宝贵的时间，一定要花在经典著作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将来到底能走多远。

大学毕业的最初几年，不太顺，先在远郊的一所职工学校，

接着在市内的一所子弟学校跟小学生和初中生打交道。这几年虽然做不成什么像样的事，但是有收获，业余时间读了很多的书。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这时我并不知道余秋雨是何许人。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去市里最大的书店，在书架上看到《艺术创造工程》，被这个书名吸引，翻翻便买了回来。一口气读下来，留下三点深刻的印象。一是第一次读到口子开得这么小的艺术理论著作。这类著作大多有大而不深的毛病，《艺术创造工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二是那么多经典作品被余秋雨激活在《艺术创造工程》里，他把经典作品阐释得那么精彩，那么合理又合情。三是那么多刚刚诞生不久的各类艺术作品，也被余秋雨溶解在《艺术创造工程》里，记得不久前刚刚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上读到陈敦德的《九万牛山》，没隔多久便在《艺术创造工程》里读到余秋雨对该作的阐释引证。可见，余秋雨熟悉经典，又关注当代。

读完《艺术创造工程》，便到处找余秋雨更早的三部史论著作《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和《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还是回到相思湖畔，在母校借到了这几本书。有几个月时间，白天跟初中生和小学生打交道，晚上则安静地读着余秋雨的这些大部头。这一次诚恳而仔细的阅读，对我产生了重要的触动和影响，使我从杂乱而宽泛的阅读慢慢走向有选择有层次的阅读，使我从单一的文学领域逐渐地延伸到整个艺术领域和文化领域。我藏书的目录开始变化，读书的计划开始变化，写作的内容也开始变化。当然，这前后我读得较多的还有罗素、朱光潜、李泽厚、刘再复、王元化等人的著作。

几乎就在读余秋雨史论著作的同时，又陆续从余秋雨在《收获》杂志上开设的“文化苦旅”专栏上读到他的系列散文。不仅是“文化苦旅”这个栏目名称令人回味无穷，而且他的散文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也使我感到耳目一新。

正这么读着余秋雨的史论著作，正这么读着余秋雨的散文，正这么想着余秋雨作为艺术院校的一位教师是如何变得这么博大和强健的，就到1989年的春天了，我自己也调到艺术院校，担任的艺术理论课，也是余秋雨曾经担任过的，不同仅在于他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广西艺术学院。

艺术院校的艺术理论教师应该怎么定位，怎样才算是合格的艺术理论教师，我开始寻找范例，想了很久，当然还是余秋雨。他不仅有品位，更重要的是，他能高超地运用经典理论去溶解当代艺术。既能俯视和阐释经典，又能俯视和把握当代，至今没有几人，余秋雨是其中的一人。

因为读余秋雨的著作，也因为自己调进艺术学院，便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进了无边的艺术领域。既然是无边的，那就很有可能永远走不通，甚至可能连回头的路也找不着。对我的这一选择，我的朋友贺绍俊先生曾不无担心地说：“我读过他的《艺术学》，面对这个书名，我仿佛面对一片浩瀚的大海。‘艺术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学者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室内田径场，它是那么开阔，它包含着那么多的竞赛项目，一位学者的全部研究时间也难以填满这个巨大的理论空间。”西南师大的蒋登科教授也在来信中表示过这样的顾虑。但我已经走了进去，只好凭着自己的体能和毅力走下去，为了艺术，为了朋友们，也为了考验自己。

这条路，到我走的时候，已经方便多了，前边有引路的信号和标志，余秋雨他们已经走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只管跟在他们后边走吧。

正这么走着，迎面走来一个文化的高个，正是余秋雨。时间是1991年最后的几天和1992年开年的两天。余秋雨应广西文化厅的邀请，到广西观看剧展，并应邀作学术报告。余秋雨一口气作了好几场演讲，我听了三场，一场是从宏观上谈论戏剧的，一

场是观剧后对剧目的点评，一场是关于艺术家的文化人格的，都很精彩。我看到的余秋雨，跟我在他的史论和散文中读到的余秋雨是一致的，跟我几个月前在大连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上海戏剧学院朱国庆教授讲述的余秋雨是一致的。

余秋雨演讲的休息时间里，他的一位在广西工作的学生安排我跟余秋雨短时间地交谈了一会。在当时，说我认识余秋雨，也算认识吧，听了三场演讲，加上短暂的交谈。本来约了余秋雨，他答应进行一个晚上的交谈，我当然高兴，诸多的文化问题应该向他请教。但我即将赴约前夕，余秋雨在广西的另一位学生给我打来电话，余在广西的弟子们已把他请走。余秋雨夜间回到住地，我跟他通了一会电话，算是话别。

余秋雨是这样一个人，让人喜欢，让人想认识。正如东吴大学李念祖先生《余秋雨的〈山居笔记〉与中国人的文化感情》一文所说：“读他的书之前，你可能不认识他，至少我是如此；读他的书之后，你也许觉得不能不认识他，因为不相识的人之间不该如此自然地产生共鸣；你会意犹未尽，还想读他其他的著作，更进一步认识他。甚至有提笔写书介，描述内心感受的冲动，至少我就是如此。”（《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第十五期）

我凭着印象，当然是三场演讲和短暂交谈的印象，写了两篇文章在两家报纸上发表。因为我读过余秋雨全部史论著作和大部分已发表的散文，所以这两篇文章写得比较顺手。那时，《文化苦旅》还没有结集出版，我在文中只提到了《家住龙华》、《藏书忧》、《三十年的重量》等散文。我这两篇文章，篇幅不大，质量不高，但考虑到写在《文化苦旅》出版之前和走红之前，比较真实，比较诚恳，是当时不多的写余秋雨的文章中的两篇，现在一并收入书中，留作纪念吧。

余秋雨看了这两篇文章，曾来过一封短信，而在我，对他来信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定要我代表他向我所在单位的小林司机问

好，他在南宁期间曾坐过小林司机开的车子。就这一点，使我更加敬重余秋雨的为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余秋雨的一些朋友被有关余秋雨的谣言所动摇，而众多的谣言始终未能动摇我对余秋雨人格人品的深刻信任。

几个月以后，《文化苦旅》问世，并很快在海内外走红。不久余秋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专事写作。照说辞职后他应该不那么忙了，但实际上他因为《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走红更加繁忙起来，奔走世界各地，连上海也很少回了。

从那以后，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余秋雨。写过信，可是余秋雨总是不回上海，他看不到这些信。打电话，不知道号码。问他的熟人，他的熟人不知道杨长勋。失去联系整整8年，而这8年，在我这一边，正是阅读余秋雨的8年，正是研究余秋雨的8年，正是写完这本余秋雨传记的8年。

跟我的读者说句实在话，这8年我是不容易的。我也曾经中途有过犹豫，更让我犹豫的是，8年没见面的余秋雨中途给我来的惟一一封短信，却是劝我不要写这部传记。余秋雨是从报刊上读到我的文章，从文章的末尾知道我在写这部传记，他立即来信劝我。余秋雨的信是1997年10月15日写的，而这时这部传记的写作已经过半，最难写的生平部分也已完成。这封信之后的1998年和1999年又再也没有跟余秋雨联系上过。

我还是最后把这部传记完成了。因为我想，跟传主联系不上，正好可以保证我的研究的独立性，保证这部传记的客观性。传记有三种。一种是独立写的传记，可能传主已不在世，可能跟传主并不相识，可能跟传主联系不上。一种是别人授意写的传记，可能是政要的授意，可能是明星的授意，可能是有钱的所谓商人的授意。一种是因为亲情友情而写的传记，可能是儿女写父母，可能是夫写妻或妻写夫，可能是学生写老师，可能是朋友写

朋友。同一个传主，不同的人来写会写出不同甚至相反的传记。我读过徐悲鸿前后两个妻子为他写的传记，评价截然相反。我写的这部传记《余秋雨的背影》完全是独立完成的，应该说是具有客观性的。

说是用了8年的时间，这是真的，研究和构思确实是从1992年就开始了，而且1992年初的那两篇文章也客观地收入这部传记中。但主体部分的写作是1996年至1999年的4年。

1996年的暑假，马山县的一位朋友请我到县里去住一段时间，临行前对这段异地休息时间做点什么犹豫再三，直到出发前一天才把有关余秋雨的资料装进两个大纸箱。原想把余秋雨的全部史论著作和已出的散文集都带走，可《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直是在图书馆借用，自己没有买着，《艺术创造工程》是自己买的，一阵翻找之后发现被人永远借走了。四处去找去借已来不及，因此此行居然没有带到余秋雨的史论著作。《文化苦旅》、《秋雨散文》、《文明的碎片》、《中华散文珍藏本·余秋雨卷》买的时间不长，一直在读，应该都在。但一找起来，发现《文化苦旅》又被人“借”走了，便到学院门口的小书摊上买了一本回来，一翻发现到处是错字，是盗版的，便又赶快到离学院不远的一家书店买回一本正版的《文化苦旅》。没想到与余秋雨有关的报纸和杂志居然搜集了这么多。天很热，没有空调，但还是坚持了下来，而且也相当有工作成效，传记中评述余秋雨散文这部分大多是在这里写就的。

1997年的暑假，我与一位写小说的朋友相约在南宁市西郊的一个招待所住了些日子，他的小说写什么我不知道，但他知道我在写余秋雨。这段时间，始终面对着有关余秋雨的两大箱资料。这次写生平部分，资料零乱，即不完整，也不集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余秋雨从前辈到父辈、从童年到少年，从青年到

中年，比较完整地写出来，实在不容易。弄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余秋雨，对不起关爱余秋雨的人，对不起批判余秋雨的人，更对不起历史，因此这部分我弄得比较细心。

1997年的冬季，我开始重读余秋雨的四部史论著作。我在单位的图书馆借到了台湾版《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又托人在母校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借到了《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和《艺术创造工程》。细细读下来，再把阅读的心得整理下来，历时三个季度。写完这部分，书稿就基本写就了。

我把书稿托印刷厂的朋友装订成册，往上海寄去一本，没有余秋雨的回音，不知道是少回上海的余秋雨没有看到，还是他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劝我不要这么早为他写传。

不管怎样，书稿大体写完，我可以先安静地休息一会。

1998年9月，我正在放松式地闲读闲想，收到余秋雨的一个邮件，以为是余秋雨看到书稿后有什么肯定或否定的意见，结果没有信，是余秋雨赠送大陆版《山居笔记》。书中的散文我都已经读过，现在集中在一起，又仔细地读了一遍，做了笔记，整理了心得。

1999年春，余秋雨的《霜冷长河》面世，跑去书店买回一本。里边的文章也大多读过，现在结集出版，感觉不一样，便又仔细读一遍，还是做了笔记，整理了心得。

这部传记写了那么多年，而且没有按通常传记写作的顺序来写。这里面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料的原因，只好哪些资料先找全就先写哪些部分。二是这几年我不断搬家，4年里住过4个地方，三次搬家，每次搬家既影响资料运用又影响心境。三是这4年我在学生工作处担任行政职务，学生日常管理工作花去了我相当大一部分精力。

我把1992年初写的那两篇文章收入书中，是想表明，我研究余秋雨早已开始，既不因为他走红，也不是为助今天的热闹。

余秋雨即使没有后来的走红，同样是重要的文化存在。

与这两篇早期文章排在一起的，还有我这些年写的几篇为余秋雨先生辩护的文章。有些篇曾在《羊城晚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过。

我的这些辩护文章，不针对任何有学术成分的批评。从余秋雨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本人也是欢迎学术批评的。如果不是涉及到事实颠倒，不涉及到人格歪曲，不涉及到人身攻击，不涉及到上纲上线，我都不会动笔为余秋雨先生写辩护文章。

即使辩护，也不是为余秋雨先生一个人，他只是被批判的人中的一个，他也只是被伤害的人中的一个。与其说是为余秋雨辩护，还不如说是为创造者们争取一个公正公平公道的文化环境。

本来想请人为这部传记写个序言，但传主余秋雨本身是名人，再请一个名人来为名人传写序，怕有炒作的嫌疑，我便自己写下以上这些文字，就算是自序吧。

# 余秋雨

## 的背影

### 目录

|             |   |
|-------------|---|
| 自序 我为什么写余秋雨 | 1 |
|-------------|---|

|            |   |
|------------|---|
| 上篇 面向先哲的洗礼 | 1 |
|------------|---|

|         |   |
|---------|---|
| 余姚文化的传递 | 3 |
|---------|---|

一、河姆渡人的后裔

二、余姚的余氏人家

三、穷乡僻壤的童年

四、健全人格的萌芽

|         |    |
|---------|----|
| 秋风秋雨的人生 | 32 |
|---------|----|

一、少年秋雨的经历

二、特殊年代的挣扎

三、无法回避的纠缠

四、重情重义的人生

|         |    |
|---------|----|
| 基本不变的身份 | 76 |
|---------|----|

一、投考上戏的缘起

二、教师身份的确立

三、院长任期的改革

四、基本不变的身份

|         |    |
|---------|----|
| 面向先哲的洗礼 | 96 |
|---------|----|



|     |            |
|-----|------------|
|     | 一、面向先哲的洗礼  |
|     | 二、文化态度的选择  |
| 117 | 文化理论的成果    |
|     | 一、戏剧理论的历史  |
|     | 二、戏剧审美的心理  |
|     | 三、中国戏剧的源流  |
|     | 四、艺术创造的工程  |
| 239 | 中篇 寻找文化的灵魂 |
| 241 | 走出书斋的双脚    |
| 252 | 文化苦旅的惊喜    |
| 260 | 寻找远年的灵魂    |
| 268 | 文明碎片的光泽    |
| 280 | 生命之乡的供奉    |
| 291 | 一个特殊的版本    |
| 312 | 一座散文的奇峰    |
| 322 | 散文格局的突进    |
| 329 | 国际比较的观念    |
| 336 | 城市意识的关怀    |

# 秋

# 雨

## 的背影

|               |     |
|---------------|-----|
| 触摸历史的痛处       | 383 |
| 霜冷长河的求索       | 388 |
| 下篇 为余秋雨辩护     | 415 |
| 国家级专家的理论定位    | 417 |
| 认识余秋雨         | 420 |
| 余秋雨的深圳文化论何错之有 | 425 |
| 捏造与谩骂不是学术批评   | 431 |
| 又一种对余秋雨的谩骂    | 446 |
| 应该反思的是谁       | 456 |
| 文化名人的遭遇       | 462 |
| 应该忏悔的是谁       | 466 |
| 围攻余秋雨不得人心     | 496 |
| 附录            | 505 |
| 一场本不该打的官司 江 宪 | 507 |
| 后记            | 552 |

余秋雨的背影

# 上篇

面向先哲的洗礼



## 余姚文化的传递

### 一、河姆渡人的后裔

余秋雨这些年来的被他自己称为东奔西跑的文化苦旅，是从他十多年前到安徽对傩文化的一次实地寻访开始的。他这些年来那么多感动海内外的被称为文化散文的文字，是从他走到大西北甘肃敦煌一带，在一家旅舍里感到非写点文章不可的时候开始动笔的。

在此之前，他基本上是个职业的教师，是个职业的学者。

徽傩，是余秋雨走的开始；敦煌，是余秋雨写的开始。

余秋雨，被徽傩，被敦煌，被后来的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所溶解。他后来终于得出结论，一个人的文化生命，就看他曾被多少重要的课题溶解过。

显然，从逻辑上看，这里需要往前追问。因为在此之前，这位职业教师余秋雨，这位职业学者余秋雨，已经以其厚实的著述《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享誉海内外。

他的人格起点，他的文化姿态，早就有了依托的后盾和根基。这种重要课题的溶解也已早早启动。

余秋雨在遇合徽傩以前，在遇合敦煌以前，他早已神奇般地

遇合了家乡的河姆渡。作为文化人，他完全是惊呼：“一九七三年，袒露出一个震惊世界的河姆渡！”世界被震惊了，余秋雨被震惊了，余秋雨被溶解了。

河姆渡被发现的时候，余秋雨离开余姚已经十几年了。余秋雨认为，河姆渡在文革那种无以言表的荒凉之中被发现，有着考古学以外的特殊的文化意义，否则那个年月中国文化会更显荒凉。

余秋雨同时也认为，像河姆渡这样的文化遗迹，也可能并不在于什么时候被发现，它太深厚太宏大了，“河姆渡再晚个千把年展示出来也是不慌的”。即使是在没有被发掘出来的时候，我们相信它也曾以神奇的形态溶解着世界，溶解着中国，溶解着余姚的子民余秋雨们。

看看余姚人余秋雨是怎样自豪吧：“河姆渡着实又使家乡风光顿生。一个整整七千年的文化遗址，而人们平日说起华夏历史总是五千年。河姆渡雄辩地证明，长江流域并不长久是茹毛饮血的南蛮之地而愧对黄河文明，恰恰相反，这儿也是中华民族的温暖故乡。当自己的故乡突然成了全民族的故乡，这种心理滋味是很复杂的，既有荣誉感又有失落感。总算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好事吧，从七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一切历史教科书的前面几项都有了余姚河姆渡这个名称。”自己的故乡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故乡，中国的一切历史教科书的前面几页都写着“余姚河姆渡”这几个字，这是何等的自豪。

但是有一点，就是余秋雨一直没有去看河姆渡遗址，这个时间从遗址发现之后一直持续了近20年。直到《文化苦旅》完成并已开始轰动，他都还没有成行。随后很快促使他成行的倒是一次日本之行。

余秋雨与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和画家程十发有过一次日本之行。一次在东京新大谷饭店的一个宴会厅里，日本汉学家在交谈